

农村社区整合型教育模式构建：资源聚合与多维联动 路径

柯贤飞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 212000)

摘要：本文聚焦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困境，以整合型教育为理论框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当前农村社区教育存在的资源匮乏、主体协同不足、可持续性弱等问题。研究发现，需从主体聚合（政府、学校、社区组织等）、内容拓展（基础+素质+发展教育）、形式创新（多元联动机制）三维度构建社区主导的整合型教育模式，以强化社区教育的社会支持网络，助力乡村振兴与人才培育。

关键词：农村社区教育；整合型教育；资源聚合；社会支持网络；多维联动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农村社区教育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相辅相成、共生互促的关系。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推动治理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治理为社区教育确立了核心目标，并为其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纵观历史，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梁漱溟等教育家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抑或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夜校、扫盲班、工读学校等社区性教育机构，均将发展农村社区教育视为推动农村建设的关键路径。可以预见，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着力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其服务水平，并将社区教育深度融入治理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突破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发展瓶颈的现实需求，同时标志着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内涵的深化与发展的成熟。基于此，系统探究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机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深入剖析现状、识别潜在问题，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可行策略，方能有效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二) 研究意义

此举对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与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村社区教育走向成熟。当前农村社区教育理念仍存在一定偏差，未能深度对接农村经济发展需求。将其融入社区治理，有助于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涵、完善理论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实践，推动农村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可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协同治理与综合发展。这不仅对于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更能有效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与城镇化进程，进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三) 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柯贤飞（199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社会教育与心理教育、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柯贤飞

1. 关于农村社区及农村社区教育内涵研究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及其教育内涵的研究正呈现出多维度拓展的态势。既有研究指出,农村社区治理仍面临公共参与不足、资源整合效率低及数字鸿沟明显等问题^[1]。而社区教育作为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功能仍多被局限于传统教育推广,尚未充分融入治理体系^[2]。值得注意的是,情感治理和教师队伍专业建设被逐步认为是提升社区凝聚力和教育质量的关键机制^[3]。与此同时,国际比较显示,基于社区的参与式教育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环境适应力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4],为我国农村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参照^[5]。笔者认为,未来应更注重教育内涵与治理目标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技术赋能、情感认同与机制创新三者联动的整合路径,系统性增强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治理效能。

2. 关于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关于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研究已形成一定共识,普遍强调其在促进乡村治理、人力资源开发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指出,农村社区教育应突破传统单一教育功能,向多元协同、资源整合型模式转变^[6]。例如,胡立(2021)提出应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社区教育激活农村内生动力^[7];马艳伟与杨帆(2021)则从新农村建设角度,强调教育应服务于就业保障与社区可持续发展^[8]。较早的研究如王玉宏(2016)也已注意到模式创新与地方实践结合的重要性^[9]。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提出模式构建方向,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区域差异性、数字化赋能机制及多元主体协同路径的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未来农村社区教育模式需进一步嵌入“治理、教育、技术”三维框架,强化社区教育在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功能,同时注重微观实践与宏观政策的有机衔接,从而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3. 关于农村社区教育问题研究

既有研究普遍指出,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资源匮乏、体制机制不完善和内容针对性不强等多重困境^[10]。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表现为青少年群体社区教育缺失^[11]、学前教育资源整合不足以及社区教育与乡村治理脱节^[12]。现有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分析问题并提出局部改进策略,却未能系统回应农村社区教育在治理结构、资源动员与教育功能融合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笔者认为,未来农村社区教育应超越传统“补短板”逻辑,转向以治理为导向、多元主体协同的整体性改革,强化其促进社区凝聚和可持续内源发展的能力,从而真正嵌入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 治理与善治理论

治理与善治理论被学界视为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局限的有效路径,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俞可平作为当代社会治理与善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明确提出政府与社会应实现多元合作,强调政府仅为治理主体之一。善治的核心要义在于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就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展开协同治理,不仅要求国家与社会力量合作,更需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以激发公民积极、自愿且高效的参与,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基于此理论视角,推动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仅应发挥政府在统筹规划、权威性以及行政、法律、经济等多重治理工具运用方面的优势,更需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关键在于构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学校、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良性协作机制,从而有效提升农村社区教育融入治理的效能与质量,助力和谐农村社区建设。

(二) 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发轫于西方国家,其核心主张在于:政府的根本职能在于服务公众,并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须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切实保障公民安全与共同福祉；公共管理不仅应关注效率提升，更须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公民权利；公共行政人员应致力于培育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构建基于共同责任与利益的协作网络，并着力维护政府与公民间的互信与合作伙伴关系。基于该理论视角，在推动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政府应兼具双重角色：既是治理政策的制定者，更是公共服务的主动供给者。政府需充分尊重社区居民权利，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覆盖广泛、质量优良的社区教育服务。同时，基层政府须与公民加强协作，积极引导公民关注并参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最终惠及社区全体成员，有效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

三、农村社区教育困境分析

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在推动乡村治理与转型过程中面临多重现实困境。既有研究指出，其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体制机制不健全、资源供给匮乏、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及居民参与度低等方面^[13]。管理体制中存在多头管理、权责模糊等现象，导致教育治理效能不足；财政投入有限且持续性不强，致使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6]；课程设置往往脱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振兴中对人才和技能的实际需求^[14]。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与社区治理目标之间存在显著断裂。笔者认为，未来应更加重视教育治理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推动资源整合与数字化赋能，增强教育内容的在地性和实用性，从而激活农村社区教育在乡村治理中的内生性作用。

（一）社区资源挖掘不足

首先，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在农村社区教育有效融入社区治理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师资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一，师资数量存在显著缺口。许多地区未按国家标准配置专职教师编制，部分偏远山区因缺乏专职教师，常临时聘用临退休教师或借调社区教育专职人员至中小学任教，导致农村社区学校教师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其二，师资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专职教师比例偏低，多依赖兼职与志愿者承担教学任务，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教学层面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整体教学能力有待提升，制约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其三，培训机制不完善。目前缺乏系统化的农村社区教育师资培训体系，教师专业发展渠道不畅，直接影响师资队伍整体建设，阻碍了社区教育有效、高质量开展。其次，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充足的资金是推进社区教育的基础条件，国际普遍重视其经费投入。以美国为例，社区学院除享有州和地方政府稳定拨款外，还获得大量社会捐助，保障了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社区教育长期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主要依赖地方财政投入，社会资金参与度低，多元筹资机制尚未建立，制约了教育质量与覆盖面的提升，进而影响社区治理效能。此外，区域间经费投入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如深圳市人均农村社区教育经费约10元，而部分偏远地区不足1元，导致社区教育与治理发展严重不均衡。再次，场地与设施资源匮乏。农村社区教育普遍面临物理空间和硬件设施不足的制约。县、乡两级教育机构资源相对集中，村级设施稀缺，且现有社区学校往往教室狭窄、图书匮乏、设备简陋，难以满足居民基本学习需求。多数社区依赖多功能活动中心开展教育活动，资源整合程度低。区域内各类学校的教育资源开放利用率不高，缺乏服务社区的积极性；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体育馆等开放频次有限，未建立常态化共享机制。场地与设施的短缺严重限制了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进而阻碍了社区治理的有效推进。

（二）联动机制缺失

科学的管理机制通过统筹协调、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以及提供更多优质服务，能够有效提

升运行效率，进而推动农村社区教育更好地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尚未建立起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职能部门间协同不足，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由于社区教育涵盖教育、文化、科技、民政、政法、人社等多个领域，长期以来各部门虽积极主导和开展相关工作，但缺乏有效协同机制，导致农村社区教育在整体统筹和系统性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其次，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与基层队伍建设仍存在问题。在区、县及市郊地区，社区教育工作人员的配置相对稳定和全面；然而在乡镇和村级，尤其是经济困难地区，社区教育人才严重短缺，队伍流动性大，严重影响教学培训与研究等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再次，各类服务站点之间缺乏整合，资源利用效率低。在不少大型农村社区，人社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文化站、卫生所等相关机构均拥有独立的教育场所和专业人员，并开展各类培训活动，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导致教育资源重复建设、功能重叠，本就有限的资源被进一步分散和稀释。此外，职能部门之间责任边界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教育各项活动的顺利推进。

（三）专业能力薄弱

首先，驻地单位联动不足，参与程度有限，共驻共建意识薄弱。目前，虽有多类企事业单位以不同形式参与农村社区教育，但其出发点多非履行公共服务责任，而是将社区参与视为自身发展的辅助手段。部分单位将资源整合片面理解为单向输出，而非双向互动；部分单位仅局限于提供物质或人力资源支持，对“共驻共建”及合作办学缺乏积极性；另有部分单位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认为长期无偿开放文化教育资源难以持续，因而参与动力不足。其次，学校面向社区的开放程度较低，服务社区治理的理念尚未普遍形成。一方面，中小学校向社区开放有限。我国社区教育虽已形成学校与社区互动的基本模式，例如依托节假日合办文化活动、组织寒暑假校外实践、开设“四点半学校”服务留守儿童等，但这些实践多集中于城中村地区，在城市郊区和偏远农村则鲜有开展。另一方面，高校对农村社区的开放仍显不足。尽管在部分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已有高校派遣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或由专家学者助力教育项目与教材开发，然而此类合作多见于东南沿海大城市，绝大多数地区的高校仍缺乏服务社区的意识和机制。以太原市为例，仅有两所高校以智库形式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整体参与程度较低。再次，民间组织力量尚未被充分激活，社区治理缺乏群众性基础支撑。民间组织作为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力量，涵盖行业协会、学术团体、文化沙龙、兴趣社团等多种形态，其贴近基层、洞察社区需求的特点，可在激发居民参与、丰富社区文化、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对基层治理的重视，部分实验区、示范区已尝试引导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积极性仍未调动起来。从全国范围看，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教育与治理仍面临机制不完善、政府扶持不足、资源保障缺失及社会氛围不浓等多重障碍，亟需制度支持与社会培育。

四、整合型社区教育策略构建

（一）主体聚合：社区资源整合

1. 政府引领政策立法

农村社区教育要有效融入社区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引导与主导作用。首先，政府应通过政策引领明确发展方向，围绕服务社区治理这一核心目标，研究制定有利于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只有依靠强有力政策引导，才能推动基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社区教育，加大资金投入与支持力度，保障各项事务顺利推进，避免出现落实不到位、政

府职能错位、部门推诿扯皮等问题。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涉及农村社区教育管理、教育资源整合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并以政策作为杠杆和牵引机制，通过逐级传达和贯彻落实，充分发挥其指导与推动作用。借助自上而下的层层传导和全方位倡导，将制度理念深入人心，逐步推动形成制度文化，引导各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统筹调配辖区内的各类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切实服务于农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协同发展。

2. 促进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

农村社区教育要有效融入社区治理，必须依靠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各司其职：组织部门需牵头开展宣传培训及远程教育，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团委应动员青年志愿者、组织青少年实践，助力社区建设；民政部门须将社区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老龄委可组织老同志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人社部门应强化其在技能培训和新型农民培育中的作用；财政部门要保障资金投入并稳步增长；文化部门需整合资源、开展文艺活动、培训骨干；科技部门应推进科普教育和技术培训；综治办则要加强法治教育并提供法律援助。唯有通过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才能切实推动农村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体系。

3. 建立四位一体的制度机制

首先，应建立农村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在地方农村社区教育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教育部门牵头，公共管理部门协同参与，定期召集相关单位共商政策与措施，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社区教育融入治理进程，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其次，要构建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以村社区教育中心为龙头，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指导各社区开展工作。村委会主席负责宣传动员，各社区教学点组织开展特色教育活动，形成多方参与、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的工作体系。再次，推行目标管理考核制度，明确目标责任，突出“一把手”负责，通过逐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加强过程督导与结果检查，对主管单位开展定期考核和年度绩效评价，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最后，健全宣传推广机制，综合运用讲座、论坛、社区宣传栏、广播电视等传统渠道，以及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农村社区教育的课程与活动，提升居民认知度和参与度，增强社区教育在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治理中的影响力。

（二）形式创新：多维联动机制

1.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营造社区教育文化氛围

师资是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根本保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专兼结合的原则系统推进队伍建设：以专职技术人员为骨干，并广泛吸纳各类专职人员与志愿者组成主力军；专职教师从乡镇教学机构择优选拔，兼职教师通过社企、校地合作引进；同时选派基层中小学优秀教师担任辅导员，协助整合资源与管理协调；组建专家讲师团开展送教下乡等公益教学；拓展大学生及老年志愿者队伍支持各类活动开展；并引进高校及企业高层次人才组建智库，提供研发、咨询与评估等智力支持。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校内外结合的考评激励制度，实行按劳付酬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强化教学反馈与绩效管理，保障师资队伍持续健康发展。

2. 构建“家校社政”支持网络

场地设施是支撑农村社区教育健康发展、助推其服务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要充分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教育机构网络。一是盘活现有教育资源，构建县、乡、村三级社区教育体系：以县级成人教育中心、乡镇成人文化学校为龙头，以村级农民学校、多功能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等为基础，形成覆盖广泛的教育网络，全面提升村民的知识、技能与精神素养，满足其多样化的教育文化需求。二是统筹各类资源，建立功能明确的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可依托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农业广播电视台学校、农业职业学校等建立实用人才培训基

地；联合农业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建设现代农业科技普及、专项服务及劳动力就业培训基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专业人才。三是挖掘本土人文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利用地方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和名人资源，建设民俗博物馆、历史展馆、革命纪念馆等特色文化教育基地，增强居民乡土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助力乡风文明建设。同时，应推动各类公共文化场馆和教育机构设施向社区开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农村社区教育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推动终身学习的重要工具。应充分依托数字化手段，构建开放共享的在线学习与服务支持平台。一方面，要搭建数字化学习网络，通过政府引导、高校合作、企业参与等多种方式，建立覆盖县、乡、村的终身学习线上平台，设立远程教育站点，扩大信息技术覆盖面。利用快手、抖音、微博等新媒体提供在线咨询，解答农村居民在心理、生活、就业等方面的疑问，并及时传递“三农”相关政策资讯。另一方面，加强网络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通过采购、自建和共享等多种途径，建设涵盖基层治理、心理健康、生态保护等多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库。重点推进微课程建设，完善线上教学平台，提升课程质量与服务效能。依托终身学习网、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学习终端，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助力其素质全面提升。

五、结论

农村社区教育不仅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能助推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将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既是丰富其内涵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农村社区全方位治理的必然路径。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多数仍局限于推动教育发展层面，其在促进社区治理方面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系统研究农村社区教育如何融入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种整合型模式，聚合多元主体、拓展内容体系、创新服务形式，从而激活社区教育的内生动力，为农村教育均衡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 [1] 陈俊. 乡村振兴背景下郴州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 现代园艺, 2025(16 vo 48): 181-183.
- [2] 陈铁牛, 陈海涛, 曾文平,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12 vo 5): 138-141.
- [3] 邵晓枫, 徐诗艺, 康开宇. 社区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及机制[J]. 终身教育研究, 2024(06 vo 35): 81-89.
- [4] GUTHMAN P L, KALDENBERG P, COOK C.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Rural Communities[J]. The Journal for Nurse Practitioners, 2022, 18(4): 434-437.
- [5] VELIN L, CORLEY J, CORLEY A, 等.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in Rural Rwanda[J]. Education for Health, 2022, 35(2): 75-76.
- [6] 吴丹.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J]. 安徽农学通报(上半月刊), 2009(07 vo 15): 28-29.
- [7] 胡立. 农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社区教育模式探微[J]. 现代职业教育, 2021(46): 232-233.
- [8] 马艳伟, 杨帆. 新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探讨[J]. 就业与保障, 2021(06): 191-192.
- [9] 王玉宏. 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16(35): 29.
- [10] 孙健. 我国农村社区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教育探索, 2009(01): 67-68.
- [11] 蔡玉敏.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少年的社区教育问题[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3(04): 43-44.

- [12] 李苏伦.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问题探析[J]. 继续教育研究, 2009(04): 24-26.
- [13] 张燕. 我国农村社区学前教育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问题分析[J]. 学前教育研究, 1997(05): 17-19.
- [14] 孙世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18(18): 154-157.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in rural communities: resource aggreg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linkage path

KE Xianfe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212000, Belarus)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lemma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takes integrated educ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uch as lack of resources, insufficient subject coordination and weak sustainabilit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fin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ommunity-led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aggregation (government, schoo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etc.), content expansion (basic + quality +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form innovation (multiple linkage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integrated education; resource aggrega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multi-dimensional linkage